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翔集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九月按是月甲申朔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髙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寛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在諸將協

力昔何充所謂將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事同者忌功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脣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叅知政事劉大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於中外乞賜罷斥䟽留中不下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揺鼎也趙鼎事實云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托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為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名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為辭尋除南康是必有薦為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振去年十

二月除浙西憲此云除郡小誤

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庭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為監察御史

己丑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擴罷為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臣忌言兵事擴逡巡求退許之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擴此除在明年三月恐誤

庚寅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

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多出

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同異反覆無耻如何揄不端宰執畏與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任欲引躋禁從若不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揄而已疏留中不出濤間求去章四上乃有是命上遣内侍諭令入對奏事踰八刻濤言戒擊臣趙鼎意也因力詆鼎結臺諫與諸將上頗以為然成都丁記景山遷給事中繳駁不避權貴王庶除樞密胡世將制置四川皆濤所引一日太上親書金閣清溪四大字以賜又面諭嘗以卿為相王庶仍佐卿西府因為時宰所忌屬言路彈擊景山濤字也今附此仍當以他書參考

太常少卿蘓符守起居郎仍兼資善堂

贊讀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薛徽言守起居舍人　直顯謨閣知掌州劉一止試秘書少監　直龍圖閣知撫州石公揆罷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趙渙至部半年而移獄四十餘處殿中侍御史張戒論公揆病廢全不任事渙銳意按察而不能安詳過猶不及乞委宣諭官李寀究實乃黜陟之後寀奏公揆貪殘而渙偏見自任詔渙奉祠而公揆奪職十一月癸未公揆落職庚子渙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　潮州進士夏侯旻上書論海陽令柯櫂自醫學

入官其不法凡十二事詔憲臣究實以聞

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録　左廸功郎樊光遠為秘書省正字

丙申詔知桐城縣魏持已降轉官指揮勿行以御史張戒論其營田殃民也持本張宗元所薦至是代還入對故戒論之事祖在去年八月丙申

已亥尚書兵部員外郎王次翁遷吏部員外郎　太常丞王居修為駕部員外郎　大理寺丞丁則為工部員

外郎　秘書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左朝奉郎林叔豹並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何掄既以簽貼神録得罪嵲不自安亦求去故有是命　尚書禮部員外郎李良臣知簡州張浚既得罪蜀士相繼外補惟勾龍如淵施庭堅擢用　秘書著作佐郎胡珵為著作郎時左奉議郎喻樗免喪趙鼎奏以著作郎名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乃已鼎怒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此以張戒默記修入秘書省題名樗紹興六年七月以正字丁憂當是十

月一日從吉今因著作有關權附此當考

左奉議郎楊椿為秘書省校書郎椿彭山人舉進士禮部第一累官州縣用趙鼎薦名對椿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材擇將帥去贓吏䘏民力凡二十餘事遂有是除

庚子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襄陽府武糾進秩一等用岳飛請也

辛丑輔臣奏以武功大夫王默知均州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邢舜舉知光州上曰今日邉壘内則撫綏外則斥

堠二大事未易得人宜精擇之

壬寅左廸功郎溫州州學教授葉𬘡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為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疑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㤹復為辭以餽餉為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

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為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况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從之

乙巳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趙鼎等言當力守此議此據日歷蓋戒本鼎客故主守日歷又言王庶與趙鼎等亦以此說為然當力守此議按庶所奏每病趙鼎劉大中持兩端不應自叛其說臣當細考日歷紹興七年八月所載和議本末凡遣使議論

悉是趙鼎所奏七年十二月丙子上曰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校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檜以屈辱為憤八年六月己酉上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八年六月戊辰范同申金使已到常州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十二月戊午秦檜劄子乞遣官往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據此則屈己之事皆鼎贊成之檜實無預天下後世果可欺哉臣詳考其故蓋紹興十二年以前日歴皆成於檜子熺之手張孝祥嘗乞改之如言王庶當力守此議恐亦近誣今削庶名庶不失實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落職初開被名未行乃録進舊所為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渚為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

勢為彊弱蜀之民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關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税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偽地之民使民有徯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懐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效可見於期月會張浚得罪開亦乞奉祠今年二月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壅蔽之患且言臣頃在蜀中事皆目覩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之張浚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

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也壅蔽之害一至於此開之
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閞獨未甞被責端居
自若至今為待制伏望聖慈特加貶竄少謝蜀民故有
是命
丁未左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録成書也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吕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
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

心與子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左朝奉大夫段拂知大宗正丞拂江寧人也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憂不治

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豰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糴數雖多亦恐無害時已命發運使程

邁專掌和糴故上訓及之

癸丑復制皮剥所以掌鬻官私倒斃牛馬之事其可為軍器之用者撥赴本所餘入内藏歲為錢二千四百餘緡

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冀州徙知拱州酈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陜右係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盖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偽麟府路經畧使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薩里罕豥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

是左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歸朝廷之議薩里罕恐可求失望生變因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于路（此據張匯節要及兩國編年修入熊克小歷附折可求之死於去年十一月恐太早）

冬十月（按是月甲寅朔）丙辰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勑令秦檜上紹興重脩祿秩勑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

右朝奉大夫主管襲慶府仙源縣太極觀郃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書郎博奉祠居犍為以趙鼎薦得名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多言卿能文者明日

顧二相曰卲博不止劉子好諂言皆成文乃諂博祖父雍道徳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温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故有是命此指揮以會要修入日歷無之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問賜以禁中金嬰神丹何麟撰博墓誌稱上顧二相除校書郎可不試按此時校書郎亦多不試非但博一人也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充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初侍御史蕭振劾大中與父不睦人所共知平日分爨而食異屋而居頃自官所歸单騎省父相值於門不交一語而

去及為執政乃建議民間生男女官支錢五貫欲邀一時姑息之譽而不恤國用如此去年其父病危棺櫬已具其家遣書報之大中久不答蓋待除命爾大中取異姓之子為長子不與婚宦其子積憤所致遂失心一日欲剚刃於大中賴羣卒解救而止大中所以治家者如此何以為國所以事父者如此何以事君伏望明正典刑以厚風俗又論大中選調改官本因童貫詭秘刻薄衆所指目疏三上大中乃求去遂有是命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劉

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久别或責其不省勉强一詣見於門首再拜立談頃刻而退大中爲趙鼎黨魁驟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叅政父居處州家信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已具棺斂大中匿其書鼎力薦果叅大政已而父病間亦不問也其子不平操刀逐大中欲殺之衆救獲免事頗喧傳因罷政天下聞而惡之按勝非所云即振章疏中語然大中在朝中其父歷官州縣故當不同居劾疏所言未必一一皆實更須叅考

左宣教郎朱翌爲秘書省正字

戊午左朝奉郎提點洪州玉隆觀林季仲知婺州

辛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續收到僞知鎮淮軍胡清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詔歸正官並補正

甲子詔自今從官上殿令次臺諫在面對官之上

乙丑中書舍人蕭侍講勾龍如淵兼直學士院

丁卯侍御史蕭振言朝廷支降見緡令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寛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從之

右諫議大夫李誼嘗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令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興一司豈專為此哉如

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陷無所拘賦斂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不加省宜有稽考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内與户部相為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説於三省講而行之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

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於是右諫議大夫
李誼言漢光武時盜賊羣起則慎擇人材以臨千里如
潁川則七年以寇恂為守九年以郭伋為守故卒能掃
清以知其所本故也今盜賊之處在江西則虔吉筠南
安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汀在湖則郴此數
郡之守未有能設方畧息盜賊以安民者迂儒不才往
往皆是願詔三省科條其人如不任職即選强明之吏
以代之庶以分陛下南顧之憂焉

壬申皇叔登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㒟同知大宗正事

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為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初侍御史蕭振既擊劉大中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趙丞相般上船矣蓋秦檜之黨以此撼之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删定官方

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不則置之經筵戒奏疏全文見十一月巳丑　時檜力勸上屈已議和鼎持不可遂是卒罷林泉野記云王倫自金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請遂成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金人許和上與二相議之趙鼎執不可一日奏事退秦檜留身奏以講和為便上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檜曰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預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别見奏稟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為未也

乃曰臣恐復有未便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擯復奏事如上意堅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上欣納昺遂罷相昺事實云昺上章乞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昺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雷同相徇即留而不去矣此段詳見今年八月末并注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乎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

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覩陛下未甞容心特既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鼎首塗之日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别筵率執政以待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傅崧卿黎確皆卒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確平昔高談忠義號為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察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地哉諸路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上軍者確慨然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持偽告擁黃旗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下龍飛嘗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偽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亦參法從忠義之士憤疾久矣

今又曲加贈卹使賞延于後何以示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為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以立國詔確追奪徽猷閣待制其贈官恩澤依條施行（按確此時階官左中大夫依條仍得致仕遺表恩澤二資）

乙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為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光試吏部尚書前二日上名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草趙鼎免制如淵奏陛下既罷鼎相則用人材振紀綱必令有以聳動四方如君

子當遠召小人當顯黜上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上曰近必名如光則趙鼎劉大中之去皆薦之朕若名則是用此兩人之薦須朕他日自用之如淵曰此鼎大中姦計也兩人在位時何不薦光及罷去而後薦之意謂陛下采公言必用光故以示恩耳上又曰小人謂誰曰呂本中上領之如淵因奏臣向聞陛下言本中與張致遠善專為附離計者今觀本中真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樗除著作佐郎臣親見其與宰相辨久之樗

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本中同科則實不然願陛下察之張戒默記曰趙鼎再相除喻樗為著作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遂致趙鼎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然致遠猶以朋附趙鼎罪去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不許　自渡江以来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牢他悉酒脯而已至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尚稽血食乞命禮官參酌舊制裁定從之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

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與烏凌阿思謀至金庭金主亶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来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按史此年張通古為使蕭哲副之而明年王倫答金主乃云簽宣蕭哲持國書許歸地或者通古乃元帥達蘭非就行臺所遣亦未可知故先書金主遣哲後乃書通古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来大臣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輙爾妄發不量彼已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絶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决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闕員未便斥去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書奏已卯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陜西

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来嘗欲以氣吞强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强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枝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促使和也又况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為大臣自為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

大懼尚結贊謀曰唐之名將特此三人不去之必為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懃懇朝廷然之會盟於平凉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刼罷馬燧以為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又言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寔有嫌妨陛下亦當洞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何益蕉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邉州郡願効尺寸不許魏掞之戊午讜議以庶此

疏為第六第七劄之在烏凌阿思謀至都堂前誤也按此疏言王倫還及近境又言趙鼎劉大中首鼠兩端當在二人罷政之後與王倫未至行在之前庶劉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筆不許辭免已卯十月二十六日也故附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偏諭諸將以為之備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吕本中罷侍御史蕭振言本中外示朴野中藏險巇父好問受張邦昌偽命本中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

意葢欲證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薦李授之除秘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頭已而知出於鼎乃更為授之命美詞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

壬午故武翼郎吴近贈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罕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達蘭原書作撻辣誤改見卷一

烏凌阿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大中既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既已斥逐大中而章疏留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衆天下之人疑為中傷非所以公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疏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言

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宮祠假善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為同異而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令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考以聖心參以公論儻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誼此疏不得其

日以疏中有參政闕員之語故且附孫近除命之前俟考

甲申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禄大夫以禄秩成書也　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

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不可屈事必難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却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夘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謂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侮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地捨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

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侮蹤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乙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言昔福建四川廣東西凡八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艱於往來而以銓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幸而二廣福建則舉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是以蜀之人凡安貧守分無知已在朝廷者仕宦止於通判而奔競勢要之

人今日改官明日得倅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凡四川守倅如何等闕合還堂選立為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置　詔犯私鹽人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衆五日其後湖北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緣茶鹽事屬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揮從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修入　徽猷閣待制江常以母憂免至是卒於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

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茍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

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恠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罷之奏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吕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

今年四月

丁亥詔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界㑹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絶其如禮物以至供饋賜予蠧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詔諸路帥司各選委强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

專一催趣結勘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故也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顯謨閣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辯父好問受偽命之謗且言金人偽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進冒重圍齎帛書往河北求今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闔家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禄校量利害孰重孰輕

乞録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

咼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咼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咼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强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咼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慮爾咼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咼者絶少爭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咼可也若

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咼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咼何顔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咼若有負於陛下者面誡敕之咼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乃薄俗可歎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

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禺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迹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禺所敢與禺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

臣計則幸冎之去為便在陛下計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人傳以為笑蓋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趙冎復相植黨亦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趙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冎所喜奏為臺屬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冎既罷猶知泉州蓋由共黨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銓事則不在此時正論蓋誤

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駁之上曰今營繕實難但

光世罷兵柄奉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辛賜第

庚寅尚書戸部員外郎霍蠡守司農少卿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為屯田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即位十年以敵禍未平兵革饋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寛百姓樞密副使王

庶言曰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以為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既報歸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為可赦臣亦何顔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并賞張華賈充唐憲宗相裴度罷李逢吉得失為鑒許臣自免退服田畝不許庶又言自昔禦敵雖時有不同大畧唯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金人荼毒虔劉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渡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

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嫚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己知彼今彼如是之强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王倫之來反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覯其勢則蹤迹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弗虞此姦謀也臣試更為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彼外訌内叛上下携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寧

息遠不出一二載近或朞月必别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資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鋭民庶困於將迎歲月縻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使復不戴天之讐耶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説若復關陝則臣歸骨

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宴安酖毒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為秦所拘使其子孫銜涕忍耻以事仇讎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蹤跡詭秘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今圖不遠而復尚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言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

諭使先遣到銀牌郎君言須要接伴跪膝揩墀州縣官
拜詔若不如此定復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伴官歸州
臣切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
要接伴跪膝揩墀州縣拜詔如此即是使人經過一道
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兼既立此題
目意在難從收拾釁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横决有重兵
在後專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
一俯從外則四方解體内則恐失人心定須别有難從

須索如何應付事體至大伏望以國體為重深加討慮孰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　召端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在將使守河南也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續體探得銀牌郎君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偽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闕下定

到臣切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夕實不遑安以臣愚見萬一陛下輕賜俯從即是金人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實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闊畧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釁端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實欲交割若却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揺動

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尚可枝梧况諸軍將士訓習之久覩此窘辱少加激勵豈無鬬心若隨從稍有失當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將何及今若待其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申嚴將士為必戰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邊遠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

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偽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寳豈可相同顯見故為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劄付世忠令差人防護北使往回不得少有踈虞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毫生事

癸巳世忠復言傳聞金人欲還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

情設若果肯交割萬一却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縱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来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諒陛下亦難依從大槩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偽甘言以相啜賺盡欲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為大舉臣曉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為河支流於城之内外交錯而相通舟檝往来為利甚博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由

陛對嘗冒天聽乞因農隙畧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於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興工乞刷那兩浙諸州壯民及廂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塞矣從之　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課息增羡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初行鈔法時官

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薪米益貴鹽本錢斤為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邵武軍遣衙前運鹽貨賣每斤百錢自水脚縻費之餘所羸無幾若以其半行小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舊為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切詳金人與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敵情窺伺已踰十年朝

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曾遭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漢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揺動人心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蠹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為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敵尚隄防雖謀吞并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

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敵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況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真實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賜甘言以相誑賺切恐使人暗贏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稟聖訓以盡曲折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 起居郎兼

資善堂賛讀蘓符為中書舍人免召試陞翊善將俾副

王倫也

戊戌監察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　召直祕閣新

知筠州髙公繪赴行在將使介聘也　是日太常卿兼

崇政殿説書尹焞稱疾在告遂卧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蘓符充副使並日下出門符

稱疾不受　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

廣州從所請也　寳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依所乞

提舉江州太平觀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之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為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為上遣使次之用兵為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

幾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為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𫆀自廢豫之後蹤迹敗露杌棿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為此所以遣使為次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

日之勇鋭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荒虚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為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為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唯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

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况他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腿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逭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以便醫藥上乃許之　左朝奉郎張廣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廣德興人知廣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皆前日言利之臣不究本末急近效而昧遠圖所謂營田贍軍酒庫是也今營田悉籍於

官還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故土而不得復戸部轉運司閣失賦税號為逃閣者不知每歳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樁之費常若不繼朝廷置贍軍酒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贍軍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遽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認故土而取榷酤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樁之數則得矣事下戸工部後不行廣疏以是月甲申行下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

秘閣以宣諭官李宲言其勞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
宮闕久稽汛掃兄弟宗族未得聚會南北軍民十餘年
間不得休息欲屈已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
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
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考之今事為難
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稱
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痛哭流涕

哉夫敵人叵測不可保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輙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考諸古而可知況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糗糧簡雙丁無非為南下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和議虚費時月使彼果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即還和議一言可决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敵

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釁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心以楚為戒無忘大耻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内兵將强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内外臣寮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悞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

上下此詔焉胡銓封事稱秦檜建白令侍從臺諫參議可否恐即此詔耶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　中書舍人樓炤試給事中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　宗正少卿張詢為太常少卿日歷無此本寺題名在十一月故因尹焞改除遂書之當求本日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

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証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絶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為心所宜屈已議和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

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臣竊惟敵使之
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
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
而羣臣未敢以為信然國人未敢以為信然竊考其說
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强
也而遽有此議深謀密計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
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

疑懼我乗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讐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為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為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兹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敵能為實關天意臣請

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侵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賛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賛也歲在丁巳鄜瓊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賛也是盖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盖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强

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旣至吉無不利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宫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强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如其

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讐之志乎便當責以大義杜絕其來修政事謹邊防厲將士俟天休命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類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畧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外國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

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為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偽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再遣使審問虛實而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　吏部侍郎晏敦復言自古外國為中國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外國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國强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大金兩次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也又且幣重而言甘烏知非誘我耶此不可不疑也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洒

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不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此誠聖人之用心也然所謂屈已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為也儻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且以目前可見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

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一兩鎮節鉞封陛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畧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儻謂今日許和出彼誠意或别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後更無他事可慮則臣所不能知萬一有如臣所言則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順從者彼便可以違命之罪加我矣尚何梓宮可保必得乎

皇族可保必歸乎地界可保必守乎如此則休息之期當益遠矣且我之所急者梓宫也宗族也而敵獨先以地界來議則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則以河為界敵亦謂我未必能守一也使我捨江淮之險而趨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懷土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梓宫宗族牽制我矣小有違異即釁端也審如是則社稷之存亡在敵掌握爾陛下必欲屈已就和願陛下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巳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

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為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敵之詔令必有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敵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然則屈己之事誠不可不審而後行也使敵知我不憚用兵則和或有可議之理然則屈己之事似未輕易許也願陛下加聖心焉　權吏部侍郎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

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偽齊使之屈膝受令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需於我未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既為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於茲天命有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須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為卑辱以取輕侮乎如

或為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情固可見矣儻或輕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衷甲吐蕃刼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可不慮乎且禮經復讐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敵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敵騎侵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為戰守之具其冬魏良

臣等以使事回敵人約再遣使為恐迫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不復再遣敵遂引去陛下因敵使之来博詢在廷抑聞孟子有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於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議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

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己事目廣加訪問以塞他日
意外之憂彼或以為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
備時諸將韓世忠岳飛皆以議和為非計故矼有是言
既而矼以憂去

癸卯秘書少監劉一止試起居郎　徽猷閣直學士右
朝議大夫知平江府向子諲轉一官致仕時金人所遣
詔諭使將入境子諲不肯拜敵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
許之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十一月初十日韓世忠劄子令續體探得銀牌郎君立候詔諭過界接

伴於界首望北拜奏聖躬萬福再五拜訖只在位立候詔諭使馬過然後上馬隨後行至館中詔諭使面南列坐畢令接伴使于階下展狀躬身稱喏了上廳跪劄詔諭使酒及所過州縣官吏迎詔拜詔送詔如詔諭使入境一州不依前約禮數即打一州其館伴依接伴禮數按此時金使未入境但子諲聞其說耳夢莘稱張通古入境子諲不拜而請致仕蓋小誤今修潤書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是日檜進呈

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蓋在上者未有以表率之故也檜曰風俗如此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陛下聖德躬行多士狃於習俗未能鄉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舉者利害參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到亦何怪於紛紛乎善斷者本理以論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此盤庚所以教民也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衆志之未孚甚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衆上之所患風勵表率所責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曾駁和議不合風旨者皆以

怨訐抵刑譴其丕變之言將為必酬平日之言以示威也豈不深負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大臣誤國甚矣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説以為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畢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羣説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此並據晏敦復墓誌修入

給事中樓炤兼直學士院日曆無此今以本院題名修入

侍御史蕭振權尚書

工部侍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　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兼史館修撰　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秘書少監　左朝奉大夫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逵蘭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於金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國子監丞王利用為秘書郎

乙巳端明殿學士韓肖胄提舉萬壽觀肖胄自常州入對遂有是命

丙午王庶入辭命坐賜茶庶奏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

乞敗除宫觀上不許復温言諭遣之遂召徽猷閣直學

士知潭州仇悆赴行在

丁未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縉復直秘閣知

常州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

集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

卷拜藻顯謨閣學士其屬官右朝散郎鮑延祖左宣義

郎孟處義各又進一官　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

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縁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駡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擄殷鑒不逺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國藩

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被汚辱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敵有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屈體事人變亂倒置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敵曽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廼曰我一屈膝則梓宫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

驕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

如頃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盖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豈不惜哉夫石晉之事契丹也桑維翰主之其初意亦以契丹強大可藉其力以保其割據之地而卒無救

於敗亡況我朝為天下共主與敵有君父之仇而敵之詭譎甚於契丹如之何可行耶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

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奏市井喧騰數日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銓遂罷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下洶洶上手劄付同塗中稍生事當議編置勾龍如淵退朝録云時金國遣二使携書來書中蓋以河南之地盡歸於我者唯是使人入界索禮過當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南

見吾伴使必欲居堂中而坐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中國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敵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洶洶不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既而敵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此據張燾率從官所上疏修入疏云此故事也則李永壽烏凌阿思謀之來蓋嘗行此禮矣當時外議皆謂蕭哲張通古入境范同再拜為失體俟再考

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言臣訪聞敵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無遣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

以排辦頓次行有里數數怒濡滯出語不遜范同其因依中朝廷不知既聞此語當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在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真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日夜半押馬過臨平逮曉已至江漲下節一名鄜瓊將官旁觀者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譏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為奉迎梓宮而王倫之還創生和議疑其不可信故諭倫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商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

請敵使得以藉口謂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陵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回日所得敵書已有早遣使人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敵使豈可謂我呼之而來自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敵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我境已有傲慢侵陵之語就館之後言語禮貌必無遜順願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偽勿輕見之或止令執政與之商議最為得體所有敵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

放出館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密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為害非輕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當大詢於國兼衆智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駔儈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僚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兩省侍從官公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為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開此疏不得本日因范同奏事附見徐夢莘北盟會編又有開一疏其詞淺俗而醜拙之譏議無之今不取

是日資政殿大學士新江

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入辭命坐賜茶守與顯謨閣待制新知廣州張致遠皆乞黄榜以招安南安諸盜許之

己酉詔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永不收叙先是朱勝非當國許儔便居儔既還浙西諫官李誼論其罪章上不行後數月乃有是命誼以今年五月上章不知許時何以不行也

庚戌北使書狀官行臺尚書省主簿魏千運卒於高郵軍賜白金六百兩張通古等還乃焚其骨而歸

辛亥秘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於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誓死以報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於沙漠去春凶問既至主上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内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以此時建白大義秉六軍痛憤之情興之縞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真不共戴天之仇顧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宫甚矣謀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

甚於不得其死而不復讐不討賊使神靈銜寃抱恨於地下而不得伸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宮於仇讐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無復讐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来至於再至於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

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於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熄五伯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於讐敵寧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請屢矣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外國盟會者必謹志而深譏之其法嚴矣女

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而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是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歛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姦詭而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或謂金主初立尼瑪哈已死親族離

叛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患豈其然乎自劉豫既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於我哉是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諭挾册命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宫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

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違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詔册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輦輅遂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繕以

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強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敵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於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来迎于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

而兄有大造於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来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来問將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無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既敗雖欲兵之不用其可得乎為和之説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實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以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之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於驕庸之帥又將包羞忍恥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

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之不弛遑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仇敵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已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敵不為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衆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痍之餘共雪父兄之恥乃

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之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来為女真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女真之肉臠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親萬口籍籍扼腕忿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固志士仁人之

所願為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茍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答　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黄屋心今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此據秦檜奏疏所載上言於是檜與參知政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

可以經久朝廷之體貴在愼密不敢漏言聞銓上章歷詆盖緣臣等識淺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衆聽詔答曰卿等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詳其本末至彼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好久遠胡銓身為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皷衆刼持朝廷

可追毀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
叙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月日聞奏
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之意時
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
械送貶所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勅令所删定官方疇
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
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専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
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守臣徽猷

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左通直郎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斥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欲望聖慈更加寛宥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

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此據銓自跋戒諭詔書及紹興正論參修

銓稱秦檜孫近鄭剛中李誼句龍如淵夜半同上殿引救上稍霽威特免昭州之徙而日歷及他書皆不見臺諫文字銓自記必審但謂如淵為給事中則誤耳正論云陳剛中任寺丞而銓所記以為鼓院二書不同考之日歷六年四月丙午左宣教郎陳剛中除太府寺丞替王師心成資闕而今太府寺題名皆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旨待次者皆省罷故也鼓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亦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考剛中紹興十年

八月壬中行遣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與義薨於湖

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達蘭原書作達懶誤改見卷一

烏凌阿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